心在南方

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

南方壺

到加拿大溫哥華開會，會後參加一“洛磯山冰川班芙四天”的旅遊，這是僑居當地的小友世爵替我們訂的。

旅遊第二天，傍晚時抵達自決定要來溫哥華後，便如雷貫耳的班芙小鎮。隨即去導遊沿路多次提到的弓河瀑布(Bow Falls)。行車不過幾分鐘便到了。什麼？這麼一個小瀑布！連河都不算太大。這就是那部 1954 年出品，由瑪麗蓮夢露 (Marilyn Monroe，1926-1962) 所主演的“大江東去”(River of No Return) 之拍攝地。此電影大學時曾在電視上看過，片中那個瀑布，可是奔騰澎湃。不得不佩服他們的行銷手法，到處都有美麗的故事，讓你嚮往，讓你回去後有故事可講。連弓河此名之由來，也告訴你，是因昔日居住在附近的原住民，習慣在河邊撿拾木材，製成弓箭而得。

大江東去電影的主題曲，相當迴腸蕩氣，還被翻唱成中文：

看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
有時浪淘淘 它有時靜悄悄
愛情像流水 像那大江東去不回頭
永遠向東流 流到滄海不停留

為了你 我為大江在呼號 看它掀起浪淘淘
為了你 我為愛情在呼號 在呼號
走遍那海角和天涯 意中人兒何處尋找
看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

為了你 那大江東去不回頭
為了你 為了你

在那意中人何處尋的階段，光是那句“為了你，那大江東去不回頭”，就令我們沒有不低回留之的。而如今，居然就站在那“大江”前了。

雖在我尚屬年幼時，瑪麗蓮夢露便因過量服用安眠藥，而結束生命。但她短短的一生（終年 36 歲），實在傳奇、多采，且複雜。連死因都有人推測與美國總統甘迺迪 (John F. Kennedy，1917-1963) 有關。而她在“七年之癢”(The Seven Year Itch，1955) 一片中，站在地鐵車站的鏤空鐵板上，由下刮上來的風，把她裙子吹得鼓漲的鏡頭，屢為藝人所模仿。因就是有這麼多軼事可談，因此她的名字，至今仍不時在媒體上出現。幾年前在報上看到有篇關於瑪麗蓮夢露的文章，其中提到“熱情似火”(Some Like It Hot，1959)，是她演得很好的一部電影，我還趕緊去買了片 DVD。

旅遊結束，女兒回位於美國中部的普渡大學後，來信中有一段：

這次去溫哥華 Banff 很好玩，我要把這個地方推薦給大家。…。回到普渡，覺得怎麼這麼熱。

告別加拿大，離開那湖光山色，離開那令人舒服的天氣，不要說高雄，連普渡都覺得熱了。回來兩天後（8 月 13 日），在聯合報看到臺大外文系教授張小虹那篇“世紀女學生的拋頭露面”的文章，一開頭便是：

> 有一回拿了一本英文書的封面要學生分析，封面上是一張泳裝金髮美女在池畔讀書的照片。原本擔心這些非文學系主修的學生，認不出那本“巨著”乃是現代主義大師喬伊斯的小說《尤里西斯》，結果年輕的大學生們卻連那金髮美女是瑪麗蓮夢露都沒認出來，更遑論能進一步解讀出那照片中所蘊含的反諷。
>
> 作為好萊塢性感尤物的瑪麗蓮夢露喜不喜歡讀書不是這裡的重點，重點是穿著性感在游泳池畔擺出撩人姿態供人拍照的夢露，為何手中捧讀的偏偏是被公認最為艱澀難懂、連文學教授都視為畏途的“尤里西斯”。這一通俗一高蹈、一大眾一菁英的對比，恐怕正是這張照片在文化符號上的巧妙操作。…

瑪麗蓮夢露的名字又出現了。

其實，張小虹身為女性主義作家，台大學生認不出大名鼎鼎的金髮美女，不是應略感欣慰嗎？而且正如蘇軾那首“念奴嬌 赤壁懷古”的詞，起首那句：

> 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，

要知再怎麼捲起千堆雪，畢竟已是多年前的人物了。而且，今日在演藝界，能領風騷三、五年，都算夠久了。對新的世代，已去世近五十年者，當然早應被浪淘盡了。能聽過名字就不錯了，豈能還苛求識其面貌？

我突然想起，同遊的那團裡，有幾位年輕的學生，他們知道瑪麗蓮夢露嗎？他們聽過大江東去那首歌嗎？(99.8.15)